

# 發揮專業自覺 用心做「好老師、好校長」



## 教育思考 李曉迎

香港中小學校長領導研習班及新入職教師內地學習團(北京)聯合開班儀式早前在北京舉行，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專門前往會場看望參會校長老師，與教育工作者們分享教育理念，並勉勵在場的校長和教師「當好你們的校長、當好你們的老師，爭取做一個孩子們的好校長、好老師！」

此次活動有幾個亮點，除了是疫情通關後「首次」這個重要的時間點，還有一些細節值得香港的教育工作者、特區教育部門留意。

首先是國家對香港基礎教育事業發展的高度重視。無論在夏寶龍主任上月來港考察時走訪中小學及高等院校，抑或是夏寶龍主任在此次儀式上的分享講話，都體現了國家對香港基礎教育發展的高度重視，尤其是夏寶龍主任特地前往會場出席開班儀式並看望與會教師，更是將這個信息清晰、明確地傳遞出去。

### 培養香港發展所需的人才

其次，此次活動開啟了香港教育界新的發展模式。研習班的課程設計與過往香港中、小新任職校長班強調教育不同階段專業性的設計不同，此次研習班更關注的是香港教育界如何落實好「一國兩制」，並配合好國家與特區政府的未來發展需要，從小培養並推動學生在創新科技的認識，為粵港澳大灣區的融合發展做好準備。

過去一段時間，香港教育界在教育發展方向的認知上，並不統一，有時甚至過於抽離現實。香港教育界只是按照自己約定俗成的方向去發展，特區政府的教育目標的落實情況不夠理想，教育界發展常常忽略國家與特區的宏觀規劃與需要。

進入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作為教育工作者應該明白教育本質工作是培養與特區

「一國兩制」發展相適應的人才，而不是一成不變地完成「教師」這一份工作。

同時，根據教育的一般規律，教育的發展需要清晰的理念來牽引、靠着堅定的信念來支撐。校長和教師作為教育事業其中最重要的兩個群體，應該在教育規劃、教育政策落實與實踐上發揮專業性。此次校長領導研習班的舉辦，不僅回應了香港《教育條例》與辦學團體所賦予校長的職責，帶領教師落實好政府的各項教育政策與方針，也為他們在新崗位上走得更遠給予了更大的信心。

再次，此次研習活動將充分激活教師的專業自覺。在開班儀式上，除了國家部委與教育局官員的講話之外，也有新任校長與教師代表的發言。值得留意是新任校長研習班團長林克忠的發言中，引用了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全國教育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培養什麼人，是教育的首要問題。」

這反映出校長在教師專業方面就有表

率作用，同時也展現了教師專業的自覺性。雖然全國教育大會閉幕至今已近有快五年的時間，但此時香港教育界開始留意和重視教育大會上的重要內容，這為以後香港教育政策的宣導與教育政策的落實都帶來啟發。教育作為一項專業，其發展有一定的專業規律，並受到本地各持份者與教育理念的直接影響。

如何用香港教師能理解和熟悉的語言宣傳國家和特區政府的教育政策，落實特區政府的教育方針不僅僅是特區政府的職責，也是目前香港教育界所要面對重要的教師專業問題。

整個教育界都要正確了解國情

教育界常說：「要給學生一碗水，自己只有一桶水是不夠的。」如果作為教師的領頭羊對特區政府的發展方向、國家基本情況都不了解，甚至不聞不問，那麼又怎能帶好團隊，帶領好教師向着教育政策的既定方向走？研究顯示，教師入職的首

三年對其一生的教育信念的形成起着至關重要的影響。如何在一進入教育界時就能給這批新教師輸送好的「養料」，這不僅影響到教師的個人發展，更會影響學生的切身利益。因此像這次既有國情教育、又有政策解讀，又能了解科技發展的交流研習班，不應僅停留在新任校長或新教師層面，特區政府應積極研究，將其推廣至整個教育界共同參與，成為教師教育與教師專業發展的必修課。

香港的教育政策不能脫離國家的總教育藍圖。在由治及興的新階段中，香港一方面要繼續維持本地教育獨特性與多元化；另一方面也要認識到香港教育的本質就是為香港特區發展、國家發展服務。

這既是教育發展的底線又是世界通用的教育基本原則，其放之四海沒有例外。當個「好老師，做個好校長」要求看似簡單，卻是教育工作者需要用一生時間來回答的問題。

香港未來教育協會總幹事

## 培養更多有志服務地區的青年



## 議會內外 吳傑莊

政府早前公布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包括改革新一屆區議會的組成和產生辦法。建議方案能夠正本溯源地進行糾偏和重塑，讓區議會回歸基本法所規定

的「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定位，以及「接受諮詢」和「提供服務」的職能，將國家安全放在首位，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充分體現行政主導。重塑後的區議會，不單可以更好地發揮官民溝通的橋樑作用，也是青年宏志、服務社區的「第一站」。

回顧過去區議會的失職失能失控亂象，重塑區議會的首要工作是「去政治化」，將反中亂港分子剔除出外，回歸非政權性組織本位，回應民意訴求，配合政府施政，推動社區發展，解決民生問題。同時以廣納賢能、唯才是用為目標，廣開區議會大門，讓各方有志服務地區的愛國愛港人士，尤其是青年能施展所長、服務社會，發揮正向能量，培植治港根苗，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畢竟，青年是社會的未來，區議會則是地區治理、為民做事的起跑點，更曾培育出不少有能力的從政之才。

因此，重塑區議會，強化地區管治架構，既要爭取青年的真誠參與，也要系統性地培養青年。對於仍在生涯規劃上探索前進，希望能夠一展抱負和實現自我價值的青年，無論他們往後是否從政或參與社會公職，重塑後的區議會都是其重要的人生「教場」，更可讓他們不再被迫硬擠在「直選」獨木橋，有更大空間服務市民。

提升市民的獲得感、幸福感，是特區政府不可推卸的責任，也是從政者或社區服務者的使命。完善地區治理建議方案，讓區議會回歸基本法的初衷，令惠民政策快速落地，使民意訴求迅速上達。這是根本性、系統性的變革，鼓勵有為青年乃至各界精英廣泛參與，實踐並且發揮自身的優勢和專長，共同建設美好香港社會，提升他們的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這將有助於修補社會撕裂、重新凝聚青年的正面建設力量。

事實上，區議會的素質提升和發展建設，離不開新鮮活力的年輕力量，青年們的觸覺敏銳、敢創敢闖，走在社會最前沿，往往能為提供民生服務，解決民生問題提供新視角、新思路，並可讓青年朋友在成長解惑和社會向上流動積蓄經驗能量，實現惠己助人利社會的共贏。我們將建設明天的希望交託給青年，既是對他們的信任和鍛煉，也在提升整體社會的自信和底氣，只有廣大青年將心中那團火投放在社區治理的建設提升，香港由治及興的新階段才能得到更堅實的支撐。

當然，重塑後的區議會，關鍵是量才而用，無論是委任或選任，都需具備社會服務的承擔和熱誠，不容尸位素餐。引入區議員履職監察制度，將可明確議員履職的「路線圖」和「任務書」，加強議員工作及其問責性的透明度。同時也能協助初踏公職服務路的青年成長，較多從「我自己」(I and me)到「我們大家」(us and we)的更宏觀角度去處理地區事務。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立法會議員



## 青評後浪 許紹基

美國政府長年養着一些所謂的「非政府組織」以執行政治任務，這基本上不是秘密，對美國惡行稍有認知的人已早有所聞。為何要利用「非政府組織」？其中一個原因是利用「非政府組織」的「中立」形象蠱惑人心，發揮更大的效果；同時可以避免因為直接干涉別國內政，而遭政治對手抨擊。

「無國界記者」早前發起所謂的聯署，要求特區政府釋放涉嫌違反國安法的黎智英。該組織表面上是為了所謂「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然而只要弄清楚這組織的背景，相信大家亦會認同該組織的動機並不單純。

「無國界記者」這個所謂「非政府組織」，長期接受美國國家民主基金會(NED)的資助，而NED是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的「白手

套」，更是人所皆知的事實。美國獨立記者巴拉赫娜(Diana Barahona)曾發表調查報道，揭露「無國界記者」長期接受NED和CIA的資金，該組織的所謂「人權報告」也要經過美國政府的指引和審核。

### 警惕海外亂港活動倒灌香港

CIA是美國的情報機構，長年負責在海外製造動亂，甚至是推翻別國的合法政府，這已是公開的秘密。至於NED名義上是「非政府組織」，但持續依賴美國國會的撥款資助，並遵照美國政府命令，操縱和指揮全球多個「非政府組織」向目標國家和地區輸出美國價值觀、實施顛覆滲透破壞。NED創始人艾倫·溫斯坦接受媒體訪問時曾承認：「我們現在做的許多事情就是25年前美國中央情報局做的事情。」

「無國界記者」在如此背景下運作，究竟是所謂的「非政府組織」抑或是「半官方組織」？它的行動會否受美國政府的影響？它發表的所謂報告，又是否真正的「不帶政治偏

見」？這一點，相信市民心中有數。

「無國界記者」已非首次「打着新聞之名，行政治之實」。去年，該組織就「保密」為包括所謂「公民記者」在內的各種香港傳媒從業員提供培訓課程，如果培訓課程內容真的是與新聞專業有關，又何需「保密」？如此神秘秘，加上與美國當局關係密切的因素，令人懷疑開辦所謂的培訓課程，別有居心。

「無國界記者」發起所謂的聯署，公然向香港特區法院施壓，妄圖令法院釋放安重犯黎智英，無疑是妨礙香港司法公正，這亦是該組織配合美國政府打「香港牌」遏制中國的手段之一。因此「無國界記者」絕對不是單純的「非政府組織」，它更不會真心捍衛新聞自由，它只是美國的「政治打手」，是不折不扣的美國政府代理人。

「無國界記者」不斷對中央和特區政府作出抹黑誣蔑，筆者認為，這就是「警惕海外亂港活動倒灌香港」的其中一個原因。

香港青年時事評論員協會會董

## 跨界聯動 促進長者房屋發展

## 政策思考 梁躍昊、區浩馳

截至2022年底，本港長者人數已經超過整體人口的兩成。統計處預測，長者人口比例到2037年將達三成，即每十人便有三名長者。特區政府近年提倡「居家安老」，讓長者盡可能在家中安享晚年。去年的施政報告亦提出加強相關支援措施，例如擴大社區券和離院支援計劃、增設長者鄰舍中心等。然而，礙於目前普遍住宅單位設計並不適合長者生活，市場上也缺乏針對長者需要的新房屋供應，香港距離實現「居家安老」仍然十分遙遠。所幸，近來有跡象顯示社會各界正在加速行動，聯手促進長者房屋發展。

其中，房協致力發展惠及各階層的長者房屋項目。以三月剛完工開放參觀的「豐頤居」為例，此「長者安居樂」項目針對中等收入長者需要，以長者友善概念設計居住單位及設施，並配備護理服務。項目以「長期租約」形式出租，即「一筆過」繳付租住權費後，除管理費

及基本服務費之外，便無需繳付租金。房協已經規劃在未來的粉嶺百和路項目、明華大廈重建項目，以及觀塘花園大廈重建項目中增加「長者安居樂」單位供應。

### 明年推出長者房屋設計指南

房協亦在探索不同收入長者的住屋需要，完善長者房屋的光譜覆蓋。面向較低收入長者，房協設有「年長者居住單位計劃」，在部分低密度獨立樓宇和出租公屋樓宇低層特設廉租長者單位，除了長者友善設計和設施，也聘有舍監協助長者生活。至於針對較高收入長者的需要，房協在2015年落成非資助退休房屋項目「雋悅」，相較於「長者安居樂」平均單位面積更大、設施和服務也更多樣、而租住權費也更高。

目前房協已落成的項目只能提供約2500個長者單位，遠遠未能滿足龐大的整體社會需求。因此，市場力量的參與對長者房屋的未來發展，乃至實現「居家安老」，都至關重要。近年陸

續有發展商響應長者房屋發展，例如在安達臣道和元朗東成里等私人住宅發展項目中加入長者友善設計單位，而市場上也初見針對長者生活需要的酒店式服務住宅，可見市場力量正在萌芽。

此外，來自中大「賽馬會老年學研究所」及「樂齡實驗室」研究團隊正在制定一本「康健晚年設計指南」，針對住宅建築的樂齡設計提供參考指引，預計明年發布，以進一步引導更多市場資源投入長者房屋發展。

公營機構、商界與學術界之間的聯動效應正在浮現，但在人口老化不斷加速的情況下，長者房屋發展的勢頭仍有待增強。目前長者房屋發展仍面對諸多不確定性，包括誘因不足等，難提高市場參與力度，而即使解決居住單位的「硬件」設計，物業管理和商場設施又是否能夠配合，促成「居家安老」服務生態圈？這些關鍵問題仍有待解決。

團結香港基金研究員

## 世界霸主之夢 美國不願醒來



## 知微篇 周八駿

無論是特朗普的「讓美國再次偉大」，還是拜登的「美國準備好領導世界」，都是維護美國稱霸世界，公然鼓吹單極世界格局。

但是，從特朗普政府的國務卿蓬佩奧號召組建全球反中共同盟，到拜登一再召開所謂「領導人民士峰會」、炮製「民主對抗威權」的敘事，又都顯示美國欲稱霸世界、追求單極世界格局遇到了強有力的挑戰和阻礙。

世界格局正趨於多極化

5月2日，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馬克·米利(Mark Milley)出席《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的一個播客節目

時承認：「與冷戰不同，現在世界上有三個大國：美國、中國和俄羅斯，這三國在人口、經濟，當然還有軍事上都具有巨大的內在實力和潛力，都擁有龐大的核武庫。無論如何，美國都是最強大的，話雖如此，但俄羅斯和中國也相當強大。因此，看到俄羅斯和中國結成戰略軍事同盟不符合美國的利益，我們應該盡我們所能確保這種情況不會發生。」

米利的話，不僅承繼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中俄是美國主要對手的定位，而且，表達拜登政府對世界格局的判斷：

第一，世界格局不是也不可能美國單極，而是趨於多極，但尚未定形。此所以美國欲爭取也自以為可以爭取阻止中俄結盟。第二，米利承認，美中俄三國構成的三極世界比冷戰時期的兩極世界更為複雜，這種關係很難管理。但他認為，美國的利益要求確保中俄不會形成某種對美國的地緣戰略、政治和軍事同盟。第三，米

利發表了關於成為多極世界其中一極的基本條件，那就是，必須是人口、經濟和軍事等重要指標皆居全球前列的國家，而非區域一體化組織和／或以種族和宗教劃分的國家集合。

這就含蓄地否定了法國總統馬克龍努力提倡的歐盟或歐洲戰略自主。馬克龍之所以堅持倡導歐盟或歐洲戰略自主，無他，就是追求歐盟或歐洲成為多極世界其中一極。然而，歐盟27個成員國，既有經濟發展水平的顯著差異(南歐與北歐)，又有與前蘇聯關係不同而區分的新舊歐洲(東歐與西歐)，無法形成同一股經濟政治力量、同一支軍隊和同一個外交政策。俄羅斯屬於歐洲，卻遭到歐盟不平等的對待，歐洲較之歐盟更缺乏成為多極世界其中一極的條件。有人主張阿拉伯國家構成多極世界其中一極，但在力量和政策整合上的困難更甚於歐盟。

儘管華盛頓以阻止中俄結盟為宗旨而

不斷離間中俄兩國，中俄也沒有結盟的傾向。但是，中俄聯手對抗美國霸權是不爭事實。

回到現實放棄冷戰思維

3月21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同俄羅斯總統普京會談後共同會見記者。習近平主席強調——我同普京總統一道回顧了10年來兩國關係發展的成果，一致認為，兩國關係遠遠超出雙邊範疇，對世界格局和人類前途命運至關重要。

從世界和平與人類安全角度看，的確必須避免中俄結成軍事同盟與美西方陣營對抗。然而，「解鈴還須繫鈴人」。俄烏衝突的根源是美國稱霸而竭力擠壓俄羅斯、企圖置俄羅斯於歐洲邊緣。中美關係惡化的癥結在於美國全面打壓遏制中國和平發展。華盛頓不放棄「冷戰思維」和維護霸權立場，中俄就必定在共同反制美國上愈

益團結。

有一種觀點稱，上世紀下半葉「冷戰」得以避免惡化為「熱戰」，是因為美蘇等核大國皆遵循「核威懾」原理。如今，核戰風險升至自二戰臨結束時廣島和長崎遭原子彈轟炸以來的最高點。其原因在於核大國不再信奉「確保相互摧毀」的原則。

其實，今天美俄等核大國依然遵循「核威懾」原理避免直接交戰。問題在於，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涉及國際格局調整，不同於上世紀下半葉是在二次大戰劃定了大國邊界的基礎上打「冷戰」。亦即是說，上世紀下半葉，確保相互摧毀的核力量平衡，使美蘇等核大國不敢相互開戰。另一方面，二次大戰劃定的大國勢力範圍，使核大國不需要相互開戰。而今，個別核大國對核武的敬畏，似乎被傳統勢力範圍面臨重新劃分被蓋過了。不知敬畏，就不會有安全。美國首先需要自制。

資深評論員、博士